

想留點紀念，並且要有意義而實用，於是分由管理、機械、電機各科推出代表，組織了籌備委員會共同商討進行，經大家磋商研討結果，就以重建鋼筋水泥新橋爲目標，不但實用而且永恆的意義與價值，對於母校經費上亦有很大的幫助，決定之後，就進行設計估價，我記得請的是楊錫繆學兄代我們設計，經估價要很

大的一筆建築費，但是無法立即湊集，經一再籌商先由本級，各科同學捐集款項，不足之數，由我再商得管理科同學榮氏昆仲之同意來負擔，於是這一座鋼筋水泥新橋，就在母校舉行三十週年紀念前，不顧艱難，千辛萬苦的興建完成了！

以上兩件回憶拉雜寫來，藉祝母校校慶並與各學長共勉。

一夢三千里（續）

沈繩一

十、橫越浙贛

當時大後方的交通情形，鐵路線，逐漸縮短，大部份都是以公路爲主，而單子之難搭，有如登天，動輒苦候一二星期，尤其要命的，是有些司機先生們的臉色着實難看。到過大後方的，大概都有這一個經驗。因此我們這

四人小組，不得不來一下分配任務，以適應環境。原則是取其長而捨其短。汪兄肥似彌陀，力過霸王，坐起來像座銅鐘，睏下去大如河馬，兩條腿粗得像隻桶，八字兒擺開，一屁股就是二個人的位子，搶位子搬行李，當然是他的事情，有時候更是護花使者，任兄心細如髮，靜如處女，他自願一清晨起來站隊登記買票，

料理賬務頭事，我同德修呢，則憑「善觀氣色」一點小功夫，橫冲直撞，做好做歹，專事對外交涉，經費有限，只好儘量坐便車揩油了。

從衢州出發入江西經過玉山，上饒，橫峰到達鷹潭，浙贛鐵路算是到了最後一站了。

鷹潭是一個很小的鎮，沒有幾條街，熱鬧地方集中在車站附近，不論是旅館或車票登記，早告客滿，火車運來大量旅客，而汽車能運送的數量極微，把這個小鎮擠得滿坑滿谷。晚上住就在客棧裏，把八仙桌一放就睡，房錢照付，店主東見了我們不斷搖頭也沒辦法。傷腦筋是車票，一切按照計劃進行，隔日一早我同德修即拜訪站長，拿出證件，要求軍人優待，說了很多理由總算如願，票雖買到而車子已擠得不堪，汪胖子雖佔到，但已讓給人家了。我們就坐上車頂，一路到吉安。

鷹潭附近上清村的龍虎山，是張天師府上，惜因時間所限，

只能遙望而已。

過南城，到臨川，已是傍晚，找旅館住下，洗了個澡，臨川是只有幾條主要街道晚上用油燈的小城，隔日直發吉安。一路樹木很少，山上是土黃色，公路路面顏色微紅，幾十里無人烟，房屋都是斷壁殘垣，甚至還有遺下的共匪標語，真是滿目淒涼，想見荼毒之深。

傍晚到了吉安，（這是大文入歐陽修及文天祥的故里，時江西省府由南昌遷此）。方才覺得有些活潑之氣，百姓衣着。略見整齊，夜裡通明！地攤特別多，街市中心，有壯丁站崗，見我們鋼盔佩劍，鬍子又久不剃，滿以為是從前方下來的，趕着敬禮，殊不知我們是丘九不習慣這一套，嚇得大街上不敢走。

剛到吉安前幾天，城裡發生大火，損失很重，時在民廿九年三月間，市面蕭條，入川旅客也不太擁擠，很有秩序，登記後三天，即可購到票，僅到與湖南交

界的界化隴。

十一、烟寺晚鐘 倍淒涼

車至界化隴已是正午，入湖南省界，先找個飯店果腹，再設法車輛。

在我們隔壁一桌，一個人在吃五六個菜，這樣大魚大肉的吃法，抗戰時很少見到，德修丟個眼色給我，我把腳踢踢汪胖，就起身打了個招呼搭訕一番，原來他開的是一部軍車，直到衡陽。真是巧極。他看我們也是軍人，態度客氣，起先似有難色，後來一看汪胖已在搬行李上車。也就似答應非答應的點點頭。就此一路經茶陵攸縣，未陽到衡陽，湖南的公路路面平坦，不太顛簸，兩旁槐榆夾道，綠葉成蔭，風景綺麗，的確可以稱得上全國第一了。

到江東岸，已萬家燈火，衡陽還得渡江。司機多少酬勞一點，道謝作別後，在近處選了一個茅屋旅社住下。

翌晨進衡陽城躍躑，完整的建築已所剩無幾，空襲還是天天有，我們在湘江邊，悵望流雲，真是感觸萬端，這裡是所謂瀟湘八景中的「平沙落雁」和「烟寺晚鐘」二勝的所在地，而今却是一些破瓦殘片，滿目淒涼。

湘桂鐵路，運務還算正常，由于鐵路員工晝夜不息的工作，隨炸隨修的勇氣，始終沒有間斷過，車站旁邊的機車頭，則集全國車頭之大成，有浙贛，京滬、平綏、膠濟等，使人看了有不勝悲憤之感。

初到衡陽，第一感覺新奇的，就是有女子理髮師，這在江浙一帶是不大見到的。當然我們也得要試上一試。

本來還打算去遊南嶽衡山，據說已成爲軍事禁區，也就打消計劃。

碰到陶一珊師母，她也去重慶，由衡陽北上搭長江輪入川，我們打算將來回家是由水路東下，這些邊區，不是抗戰怕也難得

有機會來，雖然前途的交通更爲困難也決計取陸路入川。

離衡陽約在廿八年四月間，一天就到了桂林，這個廣西的省會，我們初到就給我們一個驚奇，城牆上有副很大的標語，斗大的幾個大字是「不讓日本鬼子踏進廣西。」似乎旁的省份就沒關係，意義有失週詳，寫標語真不容易。

另外一件驚奇的事，居然有人知道我到了桂林，由郵局留交給我一封信，這位小學同學，分別將近十多年沒通消息。我常常想世界雖大，却多無巧不成書的事情，着實令人驚異，至于如何會有這個驚奇的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十二、桂黔道上

在桂林收到這一封出乎意外的信，原來是張同學早在半月前在報上見到一則尋人廣告，內容是「玆找尋沈××身長面黑，浙江口音——如有消息即請通知桂

林靈務局運輸處朱處長轉，當有薄酬。」我一看之後，也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，即去七星岩附近運輸處，已遷貴陽。到後來纔知是父親特地拜托朱處長登的，還請他照拂我，他老人家久未接我信，以爲在南昌撤退時失蹤了。我沿途一到即動身，也懶得寫信，二來我離滬赴川，父親不贊成，所以怕寫信。「懶」「怕」放在一起，致有此次登報找尋事件。

桂林直達汽車往貴陽，登記已在二三個月以後了。本來可搭靈務局運輸車，因到得太遲而坐失良機，只能走一段是一段，「桂林山水甲天下」不能不暢遊一番？

桂林的山水，奇在山的形態，水很少，而山上樹木更是稀極，像月牙山，象鼻山，可遠望而不能近遊，最美妙的時候，是皓月當空，天籟靜寂，一個人靜靜地遠看群山，就可以看出一些趣味來。

提到七星岩，在桂林的人，都

會自動地被動地去過，所謂自動是去玩，這樣一個大岩洞的確少見，導游人提了火把，走好長一段路多有趣，被動的因爲這是一個天然防空洞，一有空襲，這裡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大家都到這個地方去躲避。

在桂林，覺得山色雄偉，百姓生活簡樸，物價低廉，中央的制錢，是一比二，困難是言語不通，我們經過幾個省份，藍青官話還行得通，這裡就不興，民族間的團結，語言是極重要的。

由桂林到柳州，坐的是省公路局客車，一路上是「隨走隨修」「隨修隨走」，可見這輛客車「老爺」到如何程度。外國盟友看見這種車輛，尙能負起運輸使命，怪不得要蹺起大姆指說頂好了。

車過陽朔，正在欣賞一路上「甲天下」的景色，突然前面一輛軍車疾馳而至，大聲呼停，司機即刻殺車，問明原因，原來他們看見我們車左後輪歪動，至

前面彎路如向右轉必至脫落翻車。是時內地翻車事件特多，一滾下坡，即深不見底，屍骨無着，不可不戒，細心檢查，是車輪與車軸線絲釘少了二個，司機把旁的折下補上，又若無其事地照開。

到柳州，我們先參觀棺材，不是想進棺，因為有句古話「死在柳州」想必是棺材考究之故，一看之後也不過如此，提不起多大興趣，不同者週圍都是整個木料而已。

過浮橋到市上，是要收費的，路面是斜坡，甚為整潔。游柳侯公園，多為紀念唐柳宗元建築物，景色頗清雅。

在這個小城市中，竟意外地碰到很多同學，像萬椿、保琦、鴻文、高載、張榮、桂林諸兄，他們都轉入機械化學校就讀，因此我們的交通問題也容易解決了。他們送我一張合影，還去參觀他們的學校，後來他們就進入二百師，出國赴緬遠征，揚威國外。

，建下不少功勳，這是後話。

我們四人小組，同患難走了幾千里路到柳州，開始分成二組，因為有一輛紅十會車是直赴貴陽，人數多，不便偷上，乃決定德修與祖武先行，深夜中乘司機不在，他們就鑽進車中。

次日我同汪胖也搭了機校到宜山便車先赴宜山，訪浙大吳教授，相見甚歡。陪我們玩千人洞，那是在山凹裡的一塊大平原，有獠族居住，形勢極險，相傳石達開入川，曾在此地逗留。

在宜山還有一個趣聞，因為食物少含碘質，易生大頸病，浙大有幾位女生，入睡時還笑嘻嘻打哈哈，一覺醒來，鏡子一照，頸子起了一個大疙瘩，無不痛哭退學，怨聲載道。

由宜山赴貴陽，是吳教授介紹搭航委會車直赴貴陽，先宿獨山，車行于絕嶺山頂之上，四野裡毫無人煙，過都勻，汪胖脫衣晒太陽，為憲兵看到拉下車來，幸司機幫忙，停車以待，約一個

多鐘頭，汪胖纔長跑趕上，吃了

十三、貴陽巧遇

我們到達了這個貴州省會的三城，（俗諺描寫貴陽有三句話，即地無三尺平，人無三兩銀，天無三日晴。）情形很糟糕，路程是越縮越短，而經濟情形則日見緊湊。我在上海帶出的一百五十元，無論怎樣省用，連母親叫帶到重慶送戚友的吃食禮物，也一齊先行報銷，到桂林已二手空空，汪胖的哥哥是在貴陽工作，滿以為一到貴陽即有接濟，不知一問已于上月調往敘昆路，到旅館放下行李，一摸口袋，只剩下「大頭」二塊，而食宿費用，一天即要一元多。真是人地生疏，一籌莫展，汪胖怨他哥哥走得太快，我說你路上少吃點，至少到貴陽可以多活幾天。

到一個新地方，我的辦法，先踹街，世界雖大，巧的遭遇往往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裏會發生，

所謂天無絕人之路，一定要動腦筋才有辦法。因此拉了汪胖起來往街上瞎跑，在正街轉角上，看見一張熟面孔，那不是顧天訓兄嗎？趕忙叫住聊天，一談他在貴陽工作，介紹一個在城東的小旅社，連伙食每天不過六角，又向他借了點錢趕回取了行李進去。路過鹽務局，就拿父親給我的介紹信，晉見運輸處朱處長，他還說在桂林等我沒有消息，父親急得很呢。洽說之下，第三天即有鹽車開起重慶，領了乘車證，欣然而出，汪胖又要提議先好好地吃一頓，我請他到重慶後，再痛快地去吃一頓吧。

十四、烏江擠渡

二十八期「友聲」，看到莫葵老烏江擠渡的解決辦法，快刀斬亂麻，四天功夫就解決，可是在未解決前的混亂狀態，偉大場面，我是身歷其境親眼所見的了。在那個渡口，乾瞪着眼，伸長頸子就等了八天。

且說鹽車一早就開出貴陽，我們就在鹽堆上面放開鋪蓋，倒下便睡，約摸半天功夫，就過息烽，到夕陽西下時，忽然車子煞住不開。下來一看，前面車子一部緊接一部，宛如長蛇一條，也不知前面發生什麼事，車子附近有一座小土地廟，我坐在「泰山石敢當」上，跟人聊天，沒有多少時候，我們車子後面，也接着不少車輛，那條長蛇陣，又多了一條尾巴。

近無村落，後無人煙，幾個鄉下小孩在買熟雞蛋，飢火如焚就鹽伴雞蛋下肚，先向五臟府打過招呼塞責了事。

晚上鹽堆高低不平，只好搬在車座下，不料入晚一陣大雨，雨水從山上沖下，弄得混身是水，只好枕鹽待旦，一到天明，二人揹了行李往前跑，順便數一數車子，到渡口差不多已有二百六十多輛，從上往下一看，煞是奇觀。我們就在附近村落叫養龍寨

打尖，也沒旅館，就在普通民家，找了幾塊木板，搭個床，虱子很多，橫豎沒事做，整天晒太阳捉虱子，現在回想起來頗有王猛奇趣。

貴州本來是一個貧窮省份，養龍這樣一個小村落，其荒涼更可想見，住民頭繞白巾，骨瘦如柴，烟容滿面，我們住的那家小屋子主人，差不多整天一場橫陳，消耗他的精神，跟他商量些事情，總是有氣無力，漲得要命，我們自己燒點灰麵，敲點鹽巴果腹。本來一個冷落的村莊，除趕場時有點市面，現在變了一個畸形發展的小鎮，真是烏烟障氣。

渡口離鎮沒好多路，一條斜坡直入江中，江中流水湍急，渡船是一艘長方形的木船，兩頭都有槳，汽車上跳板到渡船，上船後縛住，每次可以裝二輛，裝妥後鬆繩，順急流而下，到達對岸，控制頗為困難，等船再回來，一來一去，總在一小時以上，有

時發生爭執，時間更無限制，一個鐘頭頂多二輛，而貴陽到重慶，是當時後方的一條大動脈，軍公商家汽車一小時何止廿輛，好像咽喉塞住，食道不通，加之公路上幾百輛車子，一字兒排開，敵機一炸，毋須動用炸彈，只要機槍依次掃射，就可打得一個落花流水。

捉虱子，吃黑砂子混的鹽巴麵，聞烟味，看渡口打架以消磨時間。直到第八天才挨到，一上渡船，心驚肉跳，這條烏江，據傳石達開就在此渡江入川，方向一不準，即可撞上岸邊礁石，好不容易到達彼岸，即加足馬力上坡前進，當晚宿遵義。

十五、七十二拐 到重慶

住了一晚上，遵義的真面目，尙未清楚，翌晨即繼續前進，路儘是在山上繞圈子，彎曲有如蛇行，獨多急轉彎，坡度亦大，微雨，路滑難行，一邊高山，一邊即是深崖，路面又窄，有時二車通過，客人勢必下車，幫忙推車或填石子，逐步挨過，否則一滑即有沖下不上來的危險。百車行深山中，烟霧未散，百步之外，即不能辨清，鹽車司機，與郵車司機，皆爲當時後方訓練有素之司機，駕駛極爲小心，態度亦頗和善，我們客人也比較放心。這一段險路後來才知道是有名的婁山關七十二拐吊屍崖，我們未曾掉死崖下，至今思之，尙不覺冷汗涔涔，心有餘悸。過桐梓，松坎，路較平坦，一入川境，滿山翠綠，爲一極自

然之黔川分界線，天府之國，究屬不同，晚宿東溪，一個很熱鬧的市鎮，政府機關疏散在此者亦很多，鹽煤產地，商業甚盛。廿八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四時，我們到達戰時首都對岸海棠溪，即渡江爬上七八十級的儲奇門，已精疲力盡，繡壁街儘是些斷瓦殘片，在廢墟中，找到蘊表姐的家，只有一個空門，裏門只有幾根斷了的柱子。幸虧在門上找到一張紙條囑去對面軍委會訪成弟，剛到即氣笛長鳴，街上人聲鼎沸，四散奔跑，知是警報，即由警衛電告，幸成弟尙在留守，急出，謂候等已久，到重慶每日午後四五時，總是警報，五三五四日寇狂炸，慘不忍觀。乃同入軍委會防空洞，不覺昏然入睡，恍已凱旋還鄉，痛飲紫金城頭，狂歌祝。

臺灣鐵路枕木注油防腐開槽式與加壓式兩種 方法經濟價值之比較

段品莊

一、基本計算資料

1 臺灣鐵西線共計敷設枕木二

百一十萬根，

2 防腐劑用固木油 (Creos

oteol) 價格平均每公斤
新臺幣 11、四六元，